

印度文学

许地山◎著

欧化东渐史

张星烺◎著

老北大讲义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促生了中华教育的圣地；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心路；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骼；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

重访老北大·敬聆大师言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度文学

欧化东渐史

许地山◎著

张星娘◎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蒋经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化东渐史; 印度文学/张星烺 许地山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4

(老北大讲义)

ISBN 978-7-5387-2628-2

I. 欧... II. ①张... ②许...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欧洲—古代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4502 号

欧化东渐史 印度文学

作 者	张星烺 许地山 著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张四季
责任编辑	陈 琛
特约编辑	秦千里 苗欣宇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726 发行科: 0431-86012939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07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老北大讲义》出版说明

自1898年建校以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我们很难在“重镇”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那么，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前做个补充，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或许是这个样子的——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它的定语功能越弱，因此，这个“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

确实如此，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老北大讲义》之前，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五四”时期的红楼，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对胡适的精彩言辞——但好在，校址课堂可以变换，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这套《老北大讲义》，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实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先贤与遗产呢？

这套《老北大讲义》，就是这样与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

业、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美国人在现代文明中体会到“学校”的本质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勇气”二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启蒙。

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科学、专业、正直，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原因似乎很简单：它只为良知负责，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原因却也很复杂：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套《老北大讲义》，是如何能够穿越百年风云，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依然能够熠熠闪光。

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准绳。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套《老北大讲义》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的先贤竟会如此“跨学科”，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

其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持自己；

其三，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著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所谓巨著中缺少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老北大讲义》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第一媒介。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才有了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

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这套《老北大讲义》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轻易地在我们脚下

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

然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看似轻易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响较广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讲义”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所以，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这类“旧作”。

而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很多著述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见。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在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孤本，不日将陆续付梓——在兴奋与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免惧怕，如果再不出版，它们，这些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与思想学术的经典，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延续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则，很难说再过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

编 者

2009年3月

关于本书与作者

本书中的《欧化东渐史》著者张星烺（1889～1951），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父亲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地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的张相文先生，因家富文史藏书，使他自幼饱读经史，奠定了文史方面的深厚基础。而他的岳父是清未经学大家王舟瑶，张星烺中年时期在其家养病期间，更是勤学不倦，并利用从国外搜集积累的资料和中国史料进行比较，树立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历史的方向和道路，确定了中西交通史为一生的专攻领域。

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张星烺是理科出身，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化学和生理化学，是我国第一个生理化学的留学生。1919年他应蔡元培之聘在北大教书，竟然是化学系教授，而更神奇的经历是，这位化学系教授竟然与他的父亲一起兼任北大国史编纂处特别纂辑员。后来，他应史学大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之邀，出任历史系第一任系主任，此时，他还兼授北师大高等有机化学课程。在历史课上，有一次他把我国古代发明的火药和现代火药相比时，信手在黑板上写了许多化学反应式，详细解释，让听讲的文科生不禁瞠目相对。

张星烺在教育领域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辅仁大学开设了“中西交通史”这门有创新意义的课程，这里的“交通”，实际上是文化交流之意。这门课程引起了当时的史学界的重视，清华、北大、燕大、师大等校纷纷邀其讲授此课。而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中西交流史，他历经十几年努力，从中国正史、野史、游记、文集、笔记等274种书籍和英、德、法、日文等42种书籍中摘录有关资料，对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科技、历史、生物以及重要的历史人物加以阐述，并作考证，完成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全书共分6大册，100余万字。



目 录

05	 季文圣非 限二
08	 季文圣册(一)
48	 季文圣册(二)
28	 季文圣册 限三
08	 季文(一)
09	 《季文圣册(二)》
10	 《季文圣册(三)》
10	 《季文圣册(四)》
101	 《季文圣册(五)》
101	 《季文圣册(六)》

欧化东渐史

第一章 欧化东传之媒介	1
第一节 欧化界说	2
第二节 欧洲商贾游客及军政界人之东来	2
第三节 基督教传道师之东来	10
第四节 中国人留学及游历外国	23
第二章 有形欧化即欧洲物质文明之输入	30
第一节 军器事业	30
第二节 学术事业	32
第三节 财政事业	39
第四节 交通事业	47
第五节 教育事业	52
第三章 无形欧化即欧洲思想文明之输入	57
第一节 宗教思想	58
第二节 伦理思想	59
第三节 政治思想	60
第四节 学术上各种思想	62
第五节 艺术思想	64

印度文学

第一期 吠陀文学	71
(一) 颂	72
(二) 《净行书》与《奥义书》	75
(三) 《修多罗》或《经书》	77

目
录

第二期 非圣文学	79
(一) 佛教文学	80
(二) 耆那教文学	84
第三期 雅语文学	85
(一) 学术	86
(二) 《如是所说往世书》与《钦定诗》	96
一、《如是所说往世书》	97
甲、《摩诃婆罗达》	97
乙、《往世书》	100
二、《钦定诗》	101
三、历史与地理	106
(三) 寓言与故事	107
(四) 戏剧	109
(五) 兴体诗	115
(六) 雅语佛教文学	118
第四期 近代文学	125
(一) 雅语文学	126
(二) 非印度语文学	128
(三) 俗语文学	129
甲、宗教文学	130
乙、地方文学	134

参考文献

15	参考文献 附录一
25	参考文献 附录二
25	参考文献 附录三
25	参考文献 附录四

第一章

欧化东传之媒介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催生中华教育的圣地，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规范了中华学子的思路，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强化了中华学术的骨髓，
因为有了这套讲义，才延续了中华文化的血脉！

第一节 欧化界说

中国与欧洲文化，有形上及无形上，皆完全不同，上自政治组织，下至社会风俗，饮食起居，各自其数千年之历史辗转推演，而成今日之状态。东西文化孰为高下，诚不易言。但自中欧交通以来，欧洲文化逐渐敷布东土，犹之长江黄河之水，朝宗于海，自西东流，昼夜不息，使东方固有文化，日趋式微，而代以欧洲文化。则是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也。尤以有形之物质文明，中国与欧洲相去，何啻千里。不效法他人，必致亡国灭种。至若无形之思想文明，则以东西民族性不同，各国历史互异之故，行之西洋则有效，而行之中国则大乱。各种思想与主义，无非为解决民生问题。而勉强效颦他人，使国中发生数十年或数百年长期乱事，自相屠杀，血流漂杵，人烟断绝，以至国破种灭。吾人何贵乎效法此种主义耶？依此种情形观之，欧洲之无形文明，各种思想，各种主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是否优于中国固有，与夫是否有效法之必要，不能不使人怀疑矣。但东西交通既起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滔滔不可复止。是在国中之政治家，善自掌舵而已。兹不论其高下，与夫结果之善恶，但凡欧洲人所创造，直接或间接传来，使中国人学之，除旧布新，在将来历史上留有纪念痕迹者，皆谓之欧化。为便利研究起见，分欧化为有形部，或物质文明部，如天文、历法、医药、测绘、机器、轮船、铁路、电报等等是也；无形部或思想文明部，如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文学等等是也。欲序述各种欧化史，不得不先序传入欧化之各种媒介物。媒介物大概可分为三种。（一）由欧洲商贾、游客、专使及军队之东来。（二）由宗教家之东来。（三）由中国留学生之传来。吾故于序述欧化史之先，作导言，略述此三种之经过。

第二节 欧洲商贾游客及军政界人之东来

欧洲人与中国有交通，西汉以来已然矣。元代欧洲人来中国者，颇不乏人。然皆与今代之欧化无关，盖彼时欧洲人文化未必高于中国。东来者人数究亦不足诱起欧化。更无高深学者，足以引起中国人之敬仰心，愿就其门执贄者。元时欧洲人文化不独未东传，而东方各种大发明，如印刷术、火药、罗盘针、纸等反由东向西传播也。元亡明兴，中

欧交通中断者约一百五十年。东方货物尚可运入欧洲。大概经由四道：第一道经中央亚细亚、萨马儿罕、布哈拉、里海北岸，再至黑海北岸，渡海至君士坦丁堡。第二道经印度大陆及印度洋、波斯湾、美梭博塔米亚、梯格里斯河，北至脱莱必松德（Trebizond），抵黑海，再西至君士坦丁堡。第三道经油付莱梯斯河，至阿雷坡（Aleppo），再至安都城（Antioch），渡地中海达欧洲。第四道入红海，抵埃及，达地中海滨。一千四百五十三年（明景泰三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对于西欧各国，毫无亲邻之意。诸道皆为土耳其人阻隔。欧洲人所嗜之调和物品、胡椒、丁香诸物，俱不得入欧。故欧洲各国商人不得不另觅新道，以通东方。葡王显理（Henry）奖励远航非洲西岸，希望于该洲南角，得一通印度洋之道。唯非洲甚长，远过于葡人所计算者。数次蹈查，皆失败而回。一千四百八十六年（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葡人狄亚斯（Bartholomew Diaz）初至好望角，沿海岸向北航若干程后，始归航。报告国人，非洲南端已穷尽，有新道可达东方。狄亚斯发现好望角后十二年，而葡人竟得达其目的。一千四百九十七年（明孝宗弘治十年）七月，瓦斯柯达格玛（Vasco da Gama）率小船三艘，自葡京里斯本起航，绕过好望角后，向东北航行，远超以前狄亚斯所至之地，直至桑西巴北二百迈耳。由是处作横渡印度洋之壮举。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弘治十一年）夏，抵印度西海岸古里港（Calicut）。在此将带来之欧洲货物，悉换作香料，满载而归。一千四百九十九年（弘治十二年）夏，三船安回里斯本原地。来回共需时二十六月。以前所久欲寻觅之欧亚新交通线，竟得成功矣。葡萄牙人急速利用此新发明，贸易东方。一千五百年（弘治十三年）三月，达格玛归回仅六月，派喀伯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率船十三艘，满载货物，再往古里。至翌年七月，归里斯本。一千五百零二年（弘治十五年）二月，达格玛率船二十艘再往。自是香料及其他东方各种货物，大宗流入欧洲。葡京里斯本不久即成为欧洲最重要商埠之一。葡人利用其精良火器，摧毁印度洋上阿拉伯人之商业与势力。独霸东方海上。一千五百十年（正德五年）攻陷印度西岸之卧亚府（Goa），作为根据地。次年又攻陷马雷半岛之马六甲（Malacca）（明史作满刺加）。遣使至印度支那各邦政府，以通友好。白古（Pegu）暹罗、交趾支那，及东京，皆有葡国使节之足迹。葡人待马六甲之中国商人甚为优渥。此等商人回国以后，对于葡人有极佳之报告。一千五百十四年（明武宗正德九年），葡国商人初至中国海岸贸易，大获利而归。次年（正德十年）马六甲葡国总督佐治达尔伯克喀（Jorge I' Alboquerque）

遣斐来斯特罗 (Rafael Perestrello) 往中国。乘马雷人海船。至一千五百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无回音, 乃复遣安特拉德 (Gernao Perez d'Andade) 再往, 亦无功而返。抵马六甲时, 得遇斐来斯特罗。斐已至中国, 获大利而先归矣。总督决意再遣安特拉德往中国。船上满载胡椒。于一千五百十七年六月十七日起碇。同行者有皮来资 (Thomas Pirez), 以葡萄牙大使名义往聘中国。皮来资素充药剂师, 然为人敏捷, 善于应对, 使当外交官, 颇为相宜。八月十五日, 抵大门港 (Tamang)。(在后川岛。后川距上川不遥)。距中国陆地, 尚有三海里。外国商船至广东者, 皆须寄泊于此。葡人欲往广东省城, 中国官吏不许。葡人强驶入内河, 放炮举敬礼。抵广东后, 国使皮来资与随员登陆, 中国人接待颇优, 择安寓以舍之。葡人所载货物, 皆转运上陆。妥为储藏。皮来资留广州数年, 以待明廷回文。直至一千五百二十年 (正德十四年底) 一月, 始得明武宗允许召见。皮来资由广州起程北上。先乘船至梅岭山, 弃船陆行往南京。行四月始至。武宗已先回北京。命使者随至北京。一千五百二十一年一月, 皮抵北京。葡人留广州者多不法行为, 与中国人大起冲突, 地方官吏奏参, 武宗拒见皮, 送之回广州。一千五百二十三年 (嘉靖二年) 死于狱中。此为葡国第一次遣使中国之经过也。葡人既不得志于广州, 乃北至浙江宁波 (Liampo), 赂地方官以重金, 得留其地贸易。嘉靖十二年最盛时, 每年达三百余万金币。投资者无不获三四倍之利。人口最多时, 葡人达一千二百名, 东方他国商人达一千八百名。葡人既富以后, 骄奢淫逸, 多不法行为。与土人多齟齬。葡人法利亚 (Faria) 者尝至南京, 盗明孝陵宝物, 归匿宁波居留地。明帝大怒。乃下令讨伐。陆军由浙江进, 海军由福建进。两面夹攻。焚毁宁波居留地及港中奇桅船舰三十五艘, 尽杀外国商人, 及基督教徒凡一万二千人。其中有葡人八百名。时嘉靖二十一年即西历一千五百四十二年也 (亦有谓在嘉靖二十七年者)。

宁波商市被毁后三年, 葡人复以重金赂福建泉州地方官, 得在其地贸易。葡商人行, 无异在宁波者。嘉靖二十八年, 泉州地方官及人民亦群起驱杀葡人。全体五百名中, 免死者仅三十人而已。浙江福建皆无立足余地, 葡国商人复回至广东上川岛 (西人名之曰圣约翰岛)。起搭蓬帐, 为临时商场。去则散去。时海盗猖獗闽广海岸。中国政府为易于巡查之故, 乃允许葡人在上川附近之浪白濠 (亦作澳) 居住。并可入广州贸易。不久, 浪白濠即异常兴旺。葡国居留民达五百名之多。大抵皆自南洋贩运胡椒, 与中国人交易丝绸麝香。香山县南端有阿妈澳者, 为

海盗所据。葡人勇敢，火器又精。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年）逐去海盗而占领之。复以金赂地方官，得其允许，在该港建房舍，为晒干及储藏货物之用。葡人多拐人作奴。万历元年（西一五七三年），中国官乃筑墙于澳门半岛北面土腰，仅留一门以通出入。设官守之，而拐风不熄。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两广总督召所有澳门葡国官吏，总督判官等至肇庆，会商防阻办法。中国官宪以驱逐出境相恐吓。葡人出重赂乃得免。葡人在澳门地位之得保持，悉使用贿赂之功也。葡人常谓中国皇帝允许澳门为葡人久居之地。不归中国政权统治，而中国政府固未尝承认，亦从无一人曾见中国皇帝之允许谕旨也。自最初，葡人每年交香山县政府租金一千两。尤为承认中国主权之明白证据。一千六百九十一年（康熙三十年）至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乾隆十九年）每年租金为六百两。以后减为五百两。一千八百四十三年（道光二十三年）葡人请求两广总督耆英免去每年租金。耆英严拒，唯给与若干特别利权而已。一千八百四十九年（道光二十九年），葡国澳门总督阿玛拉尔（Amaral）断然停止付给租金。中国亦无如之何。嘉庆间，拿破仑横行欧洲时，英国人曾两次暂占澳门。中国官皆抗议其侵略中国土地。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绪十三年）中国承认其占领权。澳门虽自初即为葡国所承租，但为西洋各国来广东贸易者之根据地。所有远来商船，皆先至澳门请领港人及粮食备办人。由中国放洋回国者，亦皆先至澳门买船。每年在广州营商者，事毕皆回住澳门，次年复回广州。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英中鸦片战争后，香港崛起，五港通商，情形始改。澳门不独为鸦片之战以前西国商人荟萃之地，而各国传教师亦皆聚集于此。故为前期欧化输入之唯一门户也。

葡萄牙人于明武宗时，重起中西交通以后，独占中欧间贸易者，约达六十年之久，无他国与之竞争。明穆宗隆庆五年（西一五七一年），西班牙人越大西洋，经墨西哥，横渡太平洋，征服斐律宾群岛。再阅三年，至明神宗万历二年（西一五七四年）冬，中国海盗林凤（Lima-hong）率战舰六十二艘，男丁三千人，攻玛尼拉市。为西人所败，北退林加烟湾。三年春，中国军官王望高奉福建巡抚及漳州知府之命，率战舰二艘，追林凤至林加烟湾。得悉林已为西班牙人围困于彭加锡南（Pangasinan），将成擒矣。故决意归国，报告巡抚。西班牙总督拉维柴立斯（Lavez aris）遣奥斯丁会（Augustine）僧人腊达（Martin de Rada）马林（Geronimo Marin）二名，及侍从数人，携公牒随同中国军官至福建，表示友谊，礼聘福建巡抚，请求通商。巡抚优遇西使。将其请求，

转奏皇帝。万历四年（西一五七六年）二月，中国使者至玛尼拉，宣告帝旨，允许西班牙人在厦门通商。

葡人自西来，以澳门为根据地。西人自东来，以玛尼拉市为根据地。两国势力会于中国门户前南海中。一千五百八十一年（万历九年）西葡二国合并。一千五百八十六年（万历十四年）斐岛总督，总主教等，上书西班牙王斐律勃二世（Philip II），谓据探报，中国人皆懦怯无勇，兵队皆以乞丐组成。请以一万或一万二千西兵，征服中国。即不能得全国，至少亦可占领滨海数省。征服以后，照斐律宾办理，先握其政权，再从事传布基督教。西王不纳。一千五百八十八年（万历十六年），西班牙水师大举伐英。全师覆没。国力衰耗，无暇东顾。征服中国之雄图，不得不放弃矣。但在东方之势力，暂时尚得保存。斐律宾群岛诸国，以前时常自相攻伐，华人畏往。西人入境，扫灭各邦，恢复秩序，商业大兴。华人趋之若鹜。十七世纪前半（明万历三十年后），西班牙国因投入三十年战争漩涡，国中兵力财富，俱皆损耗，国势日渐衰微。葡萄牙国合并于西班牙达六十年之久。祸福与共。在亚洲之属地，皆为英荷二国所夺。在东方者，仅余澳门一港，为其所有。

荷兰人初仅至葡京里斯本（Lisbon）间接贩运印度胡椒等物。一千五百九十四年（万历二十二年）西班牙王斐律勃二世禁止里斯本与荷人贸易。荷人不得已，乃改计自往东方。一千六百零二年（万历三十年）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Netherlands East India Company），质本六千六百万盾（guilders）。翌年，遣商舰数艘至南洋群岛，贩运货物。获大利而归。一千六百零四年（万历三十二年）及一千六百零七年（万历三十五年），荷兰人两次至广东，欲与中国通商，皆为澳门之葡人阴谋所阻。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天启二年），荷兰水师提督莱佑荪（Kornelis Ruyter）率领战舰十五艘，战士二千人（其中荷兰人九百名，马雷人及日本人一千一百名）。袭澳门。大败而退，死伤甚众。不得志于广东澳门两地，乃东据澎湖岛。与西面中国大陆驶来之商船交易货物焉。一千六百二十四年（天启四年），更东进而占领台湾岛。在岛西面安平港筑细兰的亚炮台（Zelandia Castel），作根据地。台湾近中国、日本。较之玛尼拉港西班牙人，更为捷近矣。荷兰人治理台湾至一千六百六十二年（康熙元年），为郑成功所逐。成功死，子经嗣位。经死，子克塽嗣立。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康熙二十年），清兵攻下厦门。荷兰人以有宿怨之故，亦遣舰相助焉。清室入关以后，荷兰数次遣使，请求通商。一千六百五十五年（顺治十二年）为郭佑（Peter de Goyer）及开塞耳（Ja-

cob de Keyser) 二人。一千六百六十四年(康熙三年)使者为霍恩(Pieter van Hoorn)。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乾隆六十年)为铁清(Isaac Titsungh)及范百兰(A. E. Van Braam)二人。每次使者,皆卑身屈己,挤于藩臣贡使之列,行三跪九叩之礼,希冀可邀中国皇帝特许,准其在国内通商。然所得结果,则大失所望。清帝仅许其八年一贡,使船每次四艘而已。

英国人初时依赖荷兰而得各种香料。以后荷人高抬货价,每磅胡椒由三先令抬至六先令以至八先令。伦敦商人,不得已乃于一千五百九十九年(万历二十七年)自组公司,直接往远东贩运香料。一千六百年,伦敦东印度公司(London East India Company)自女王额里沙白(Elizabeth)领得特许证。翌年,遣商船五艘往印度。此时英人通商活动精神远后于荷人。公司资本不厚。第一次派出商船时,即将所有资本用尽。一千六百零四年(万历三十二年),第一次遣出之商船,平安归回伦敦后,始又派出三船。荷兰及英国两东印度公司之至东印度,目的全为通商。所有商船皆由私人资本派出。非若葡萄牙与西班牙二国欲开辟殖民地,或欲传布基督教及欧洲文明于远东土人也。然两国公司,终亦不能使商业与领土扩张二事,完全分离也。英荷为后起之国,与葡西二国,商业竞争甚烈。斐律宾群岛在南洋群岛之极北,面积甚小,易于防守。虽数遭荷人之攻,而西人终能守之。葡萄牙之东方帝国西起红海口,东至摩鹿加群岛。横亘东方全世界。两端相去六千余英里。地土分散,防守不易,且皆据咽喉之地,为亚洲各国各民族通商必经之地,尤足引起英荷二国之嫉视,非夺取不可也。故葡萄牙之东方帝国全边线,皆被侵袭。荷兰人攻其东,英人攻其西。一千六百四十一年(明崇祯十四年),马六甲(Malacca)大海港,为荷人所得。一千六百十八年(万历四十六年),红海口内莫厦港(Mocha)为英人攻陷。一千六百二十二年(天启二年),波斯湾口之忽鲁谟斯港(Hormuz)为波斯及英国联军所陷。此二港之陷落,尤为致命伤。红海及波斯湾之商业,由是不复为葡人所有。英荷二国人,又煽动东方各地土人,助以火器抗拒葡人。葡人自是遂无能为力矣。

英国人初仅注意于印度之商务,以后亦注其目光于远东。一千六百三十六年(崇祯九年),东印度公司改组后,英王查理一世遣威德尔(Weddell)蒙忒内(Mountney)、罗滨孙(Robinson)、蒙德(Peter Mundy)四人,往中国经营商业。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威德尔率三舰一艇抵澳门港,求贸易。葡官不许。英船乃驶至广州附近欲上岸,中国官不